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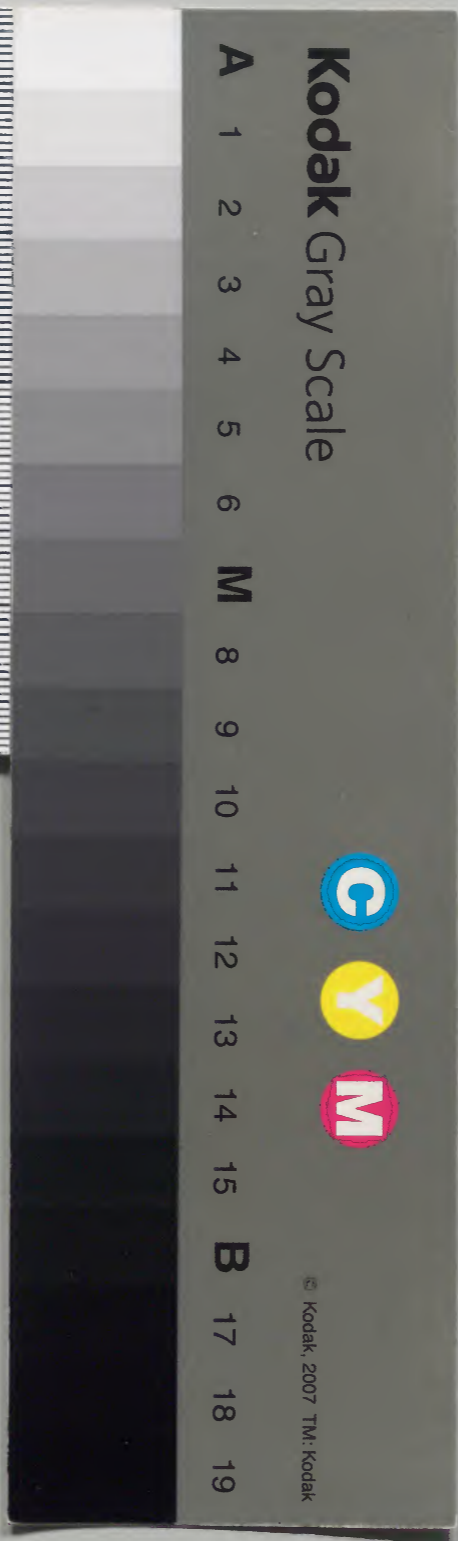
自公秘笈

見聞錄 一之四

漢書門類	
九八四九號	類
一〇五	架

內閣文庫	
九八四九號	漢書類
一〇五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49
冊數	12 (1)
函號	370 50



野容叢書

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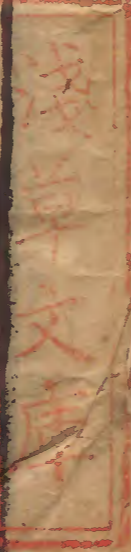
尚十七

眉公先生人倫冠冕咳唾珠

璣本衙束髮追隨共事最久

折笈燼脂校讐付梓乃有假

名趨利翻刻亥豕是滋殘亂



實甚幾失先生立言之意茲
所印行并向緣北上匆冗一
二楷畫未精者業已重加訂
正觀者詳之

刻尚白齋祕笈叙

吾郡自昔以文藻豔天下未嘗
無藏書家卒無有以藏書聞者
蓋知以祕惜爲藏不知以傳布
同好爲藏耳何者祕惜則箱橐

中自有不可知之秦劫傳布則
毫楮間自有遞相傳之神理此
傳不傳之分不可不察者然所
謂不知傳布之說有四大抵先
正立言有一時怒而百世與者

則子孫爲門戶計而不敢傳鬪
奇炫博樂于我知人不知則寶
祕自好而不肯傳卷軸相假無
復補壞刊謬而獨踵還癡一諺
則慮借抄而不樂傳舊刻精整

或手書妍妙則懼翻摹致損而
不忍傳凡此四不傳者彼由不
知世變靡常聚必有散一旦三
災橫起流爛滅沒無論藏者且
累著作姓名一併抹煞是藏而

有加于亡何必後來申申詈祖
龍爲也余未暇遠引卽身所知
見如吳伯度自言有虞氏春秋
余嘗馳往索看則云誤持他贈
矣遂不信有此項見趙玄度言

方向楚中寄抄則此書固自有也後聞馮太史姻家呂氏有盛弘之荊州記便乞太史尋求而竟成烏有此二書尚屬有無之際其若吾友呂錫侯有靖康私

記天興墨淚以物故而不可再見李玄白有尚書大傳爲項民逸之所借亡朱茂正有尸子爲親知轉匿郁伯承有弇州別錄見竊于偷者沈汝納有楊泉物

尚白齋藏書
理論漫棄于幼齡若此諸書政
猶重寶脫手墜入深淵無復得
理惟項于王家有子夏易傳若
千卷吳公甫有宋刻御覽千卷
納有十六國春秋百二十

卷儻能刻布亦同好一大快也
此刻爲友人沈天生及其弟水
部白生齋頭所藏亦以不傳爲
慮爰檢小史學稗諸海所無者
自梁宋遼元至今凡得二十種

昆季手校授之剗劂乞叙于余
因述生平知舊所從見聞深爲
此刻歎幸而天生兄弟可謂以
傳布爲藏真能藏書者矣

海鹽姚士麟叔祥叙

鑄眉公祕笈序

以余觀於文章家肉食者鄙慕
說鍾鼎縱橫之業藿食者鄙之
曰惡用以犢鼻恩人意而牢騷
沈痼之辭起此政如貧賤驕人

耳要以出世間心行世間法所謂體玄識遠究竟同歸孫興公何必不賢於謝家八賢論乎眉公間代異材絕意仕進燔枯折芟縱觀古人書往往蒼撮古人

書點綴名理單詞半偈無不令人絕倒其爲人不喜作月且陽秋臧否人物而所論著者多文獻掌故徵風攷俗之言旁及古法書名畫彝樽山水之事其口

眉公刑身月
角似晉人其經術似漢儒其博
物強記似百六公其弔古憂時
似洛陽年少每對一二知者握
麈尾據梧長嘯丙夜篝燈證鼎
今古楮錢蕉葉幾爲滿於是眉

公文不脛而走矣枕中石函謹
避風露而世且購之如驪頰魚
腸洛陽紙價不啻踊貴卽不眉
公文以眉公行乃或眉公文以
不必眉公行贗鼎腊璞及身而

見之甚有若何法盛之於邠高
平者此可笑也今年來館項穉
玉家余益得搜其祕乃稍爲取
所雜著釐訂合而行之讀其書
遠識玄心自足千古離憂送窮

鯉魚鵬鳥之態牢騷沈痼之辭
都不入其肺腑夷然不用于世
而世卒不可以無眉公之言山
猿自臥威鳳自儀遂令天下不
得謂處士純盜虛聲眉公其不

必庚為解嘲也哉眉公曰身既
隱矣焉用文之則是刻也非文
豹之一班庶幾乎藏舟之一壑
已丙午夏日繡水沈德先書于
仇池艸堂



尚白齋鑄陳眉公寶顏堂祕笈目錄

第一帙

八卷

見聞錄

第二帙

四卷

珍珠船

第三帙

四卷

妮古錄

第四帙

眉公祕笈目錄

群碎錄

一卷

第五帙

暖曝餘談

二卷

第六帙

巖棲幽事

一卷

第七帙

枕譚

一卷

第八帙

太平清話

四卷

第九帙

書蕉

二卷

第十帙

筆記

二卷

第十一帙

書畫史

一卷

第十二帙

長者言

一卷

第十三帙

狂夫之言

三卷

第十四帙

續狂夫之言

二卷

第十五帙

香案牘

一卷

第十六帙

讀書鏡

十卷

祕笈百種陸續刻補未分甲乙

尚白齋識

石公祕笈目錄

尚白齋稿

新文百韻對聯

尚書說眉公寶顏堂祕笈目錄

石公祕笈

見聞錄

眉公見聞錄序

富鄭公嘗言君子爲小人所勝不過祿位見抑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須是由我始得此言雖快心而微傷長者之意因憶歐陽公歸田錄云余之所書大約以唐李肇爲法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愚以爲職非史官而揜惡揚善君子之志也余生東海之濱足不出里門耳不標國論僅得名臣之碑志與

大人先生之話言輒拾殘牒書之雖零星雜碎
然皆史書裨志之所不具者置之案頭畜德
鄙其不賢于栴檀薰而芝蘭襲也耶戊戌病瘧
終日無所事事乃薈撮成卷題曰見聞錄錄之
義無所取衷曰以歐陽公之可學富鄭公之不
可華亭陳繼儒識

眉公見聞錄卷之一

華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同校
沈孚先

國朝風氣淳朴有父兄之于子弟惟恐讀書見
徵者常觀常熟人黃鉞字叔揚少穎嗜學而家
無書日遊書肆中借觀之或竟日不歸國初法
峻士不樂仕人文遁逸詔下多方求賢甚急鉞

父見鉞好學甚恐不免數懲之弗爲變乃令督耕葛澤陂田舍間鉞託市鹽酪一二日入城借書親知間沿道披閱至陂輒盡每以爲恨隱者楊滌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倚簷讀書就視之因豎子學如此哉日讀幾何對曰我苦無書讀耳過目不忘也滌曰我有書藏洋海店架插不下萬卷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從滌入舟至其舍乃令其子福與鉞同業三年盡其書縣聞之

辟賢良滌怨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携兒耕讀遠郊以全餘生以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兒耶鉞徐曰第毋恐乃說尹罷福獨遣鉞試入太學後官至崇臚與蘇州守姚善俱死建文之難今子弟善于攀緣鑽刺父兄喜見眉宇甚而有導之者矣無論楊滌不可得卽鉞父亦不可得

洪武時崔亮精天文禮儀司天臺言朔日以來

日中有黑子占者多以爲祭天不順禮所致令
亮制之亮引周漢唐宋及元損益不同復以
國朝前議園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爲煩故止祀
日月星辰太歲爲簡當上然之而止復問郊祀
天地列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
中何也亮對以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
子陛蓋社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以蒼陰也
郊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蒼陽也若群臣

朝參無蒼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
皆由卯陛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
不同上由是益重亮

傳安字志道太康人也以縣吏起家歷四夷館
通事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轉兵科
給事中明年復遷禮科都給事中永樂初時西
域撒馬兒罕弗賓上遣安持節往使至其國
以順逆禍福諭之撒馬兒罕酋長負固不服且

諷安使降安曰吾天朝使臣可從汝反邪酋
長怒因羈留虜庭凡十三年艱苦備嘗志節益
勵酋長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國因獻名馬
珠玉以謝自是王貢遂通安既歸以老病不能
任事懇乞骸骨上憫之賜一品服致仕仍令
有司月給米十二石輿夫八人宣德四年卒于
家上遣官諭祭仍命有司治葬事墓在朱僊
鎮岳廟後初安之使西域也方壯齡比歸鬚眉

盡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監劉惟俱物故官軍千
五百人而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

何元朗叢說記蔣恭靖公瑤事止記得選宮女
一節不知其應卒處甚多初正德時守維揚適
大駕南巡六師俱發議者所計夫役舡馬供頓
其費不貲揚民習安已久洵洵將無以自存者
公惟站設二十更番迭遣以迎計初議則減五
分之四其他類皆遞減卒之上供無缺而民亦

不擾且其時遊擊將軍江彬擅權怙勢太監丘
得者且素惡公不能慙懃從而讒諂其間橫肆
要索誅求無厭彬負上所賜銅瓜脅公以死以
求必得公殊不爲動會上出觀魚得巨魚一
戲信直五百金彬從旁言請以畀守促值甚急
公卽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以進且曰臣府庫
絕無緡錢不能多具上目之爲酸儒勿較也彬
又欲奪薩氏居創建督府以張威福公力持不

可彬怒益甚屢譖公幸聖明知公有素略無所
入郡有瓊花觀有旨取瓊花以觀公以帖紙立
書此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徵欽北轅而此種
已絕今止存其名耳上默然又一日中貴出揭
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奇香異品產自
殊方域者不可勝數蓋欲卽其所無者以困公
冀得厚賂時撫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
土作貢出於他方而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時

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卽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某處某物產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如公言以激上怒上曰可問將瑤晒白布何處出也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又中貴言於上欲選宮女數百人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公曰必欲稱旨止臣一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動卽詔罷之及駕旋扈送至淮安奏辭不

允至臨清左右告前缺扈軍口糧三日有旨令速償計非數百金不可蓋權貴知公中途無可措辦假此難公以洩私忿適徽商吳姓重公高義代出百金始獲還郡焉公之忠誠悟主多此類而武皇之優容臣下亦出自聖德卒成賢守之名難矣哉初姚夫人妊公時夢星墮懷中存善翁亦夢一人朱衣端笏繞屋而旋曰我欲造圍龍殿兩有異徵云公前守揚時有市兒放

紙鳶偶落公帽有一婦自樓瀉水悞濺公衣左
右欲執之公語以勿問其度量又如此公享年
八十有九與劉南垣顧箬谿結社峴山壽考令
終身名俱完抑亦富鄭公之流也

高皇帝御用槍凡二大者幾盈握修可丈六尺
疑卽用以步戰者也小者修殺四之一圍殺亦
如之疑所謂馬稍也滁和之間蓋無日不親御
焉武昌而後不復自將矣此槍樹之御座右以

示子孫毋忘王業艱難 文皇帝御用槍槍有
號帶在午門之五鳳樓王弇州先生皆有歌
汝陽林立山公諱特在館時閱武廟實錄且成
惟迎立肅廟等二事未決衆議紛然公奏記副
總裁中峯董公曰昨聞迎立一事或云由中或
云內閣誅賊彬或云由張永或云由楊廷和疑
信之間漫然亡據史萬世是非之權衡固不可
以偏重時竊意廷和以忤旨罷歸永坐罪廢今

上方綜覈名實書進二事必首登乙覽恐將以
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不待左右汲引排擯而
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決矣矧夫信以傳信疑以
傳疑史臣體也二者既未嘗親與其事可信可
疑宜嚴其有關於治忽者庸詎私一廷和哉幸
執事裁擇輕重之間是非之權衡也董公以白
之總裁鵞湖曹公可之書進天子由是乃傾心
任宰輔而宦寺之權輕矣前輩猶重史如此今

信耳信口信手信胷臆尚安復有信史哉

侯璉永樂鄉試第一交趾黎麟請命公輔禮部
侍郎章公往錫封至其境關門低且隘先驅者
謂當偃度公止之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土
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迂者驚
愕爲撤關而入由是蠻夷益謹禮不敢肆旣歸
毫髮無所受

洪武時吳琳爲戶部尚書尋已老致仕旣家居

朝廷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
孤坐小几起而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使
者乃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歛手
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其狀聞上益重之
馬端肅公之終前二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天
鼓再鳴群鶴飛繞廳事久之乃去翼日里人王
自誠適自葉縣回惚若夢寐見公蟒衣玉帶肩
輿南邁導從若出師狀云往武當山

趙豫松江府太守侍郎周公忱有所經畫必與
之議公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
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之謠不知訟者乘
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者多
矣比之鉤鉅致人而自爲名者其所存何啻霄
壤

余公子俊號率菴蜀之眉州青神人家山後有
塚鄰兒取其遺骸爲戲公輒爲掩之是夜夢老

身段金卷一
人謝曰子有陰騭為我整理門戶他日當至大
官嘗雜於群牧兒中有縱畜踐人苗者地主追
之衆皆驚散公獨拱立折之以理其人異之授
戶部主事分司太倉出納痛革宿弊有兩貴家
爭田部檄公案之一家謂是舊名某家塘當屬
我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屬張家邪卒為直之
吾鄉張莊簡公與莊懿公一時皆以尚書同居
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歲時入城祝釐

則皆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吾松櫛工
之稱也兩公與朱為老隣卽賤蕭章服拜之櫛
工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送之而出當
時風俗之厚如此此莊懿公之孫張涇泉為余
言之

元旦拜年衣冠逐逐大是可憎不知起於何時
文衡山先生一絕真可撫掌也云不求見面惟
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

嫌簡不嫌虛

榮襄公袁宗臯爲世宗日講官敷陳明聖
上喜欽賜公家奴女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史時
中酒晝寢偶夢一美姬扶床跪請曰妾備充李
白州下陳今願治相公帷幃公驚覺召黃夫人
語異之旣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没入官至是
公所受賜女婢李姬果與焉則昔夢中人也
徐文貞與鄭文峰戶部柬有意氣有風度讀之

真如見古人也書云別後以初二日至姑蘇次
日與衡山南岷飲竹堂寺有僧頗能詩出示沈
石田王守溪所題梅花卷展誦數四僧又摘花
澹茗作諸清供因留至暮得衡山贈行詩一首
而歸四日寓無錫楓潭及張黃門靜思邀登惠
山攝衣至絕嶺南望太湖如木帶循山東下湖
中諸峯隱々天際如晨星昏鷗乍有乍無真異
境也是夕宿五牧與荆川方山劇談至夜半語

多不經人道然要之不牴牾聖人五日晨起校射一荒田中張侯百五十步往七破的觀者如堵墻門人吳江陰峻伯取酒飲射所至午飯舟中遂趨毘陵六日飲道南書院張行吾出邸報知江貞齋以職方郎佐比雍喜得賢僚友爲滿飲三大爵七日同方山李節推慎菴董進士後峰訪荆川於陳渡莊荆川特破格殺鵞炊黍留予輩飯李亦解射偕荆川發數十矢值暮乃罷

八日以方山舟載荆川同趨丹陽門人鎮江葉節推以明來迓九日謁陳少陽祠飲有歸樓觀少陽被逮時所作家書及高宗贈官勅文相顧泣下罷酒是夕與荆川別十日至鎮江十一日湯都督沂東邀予同方山登北固至第一峯眺覽嘯歌有超出六合之想忽大風吹予二人几墮岩下若造物陰有所忌者退飲佛殿觀人皮鼓鼓蓋沂東以所戮海寇王良皮鞞之其聲比

東國金卷一
他鼓稍不揚或謂人皮視牛革厚理或然也酒
半沂東召二人搏一人長可五尺餘其一人龐
然大也顧不勝會報虜且入寇予以言激沂東
沂東慨然曰嗟乎使僕得備戎行豈惜此血囊
不爲國家出死力哉予二人嘆重久之晡時鄒
別駕水東同以明邀登金山遍觀其所謂海嶽
樓江天閣留雲亭及壁間諸石刻賦詩一章有
下窺三楚平揖兩都之句薄暮風雨大作留宿

寺中十二日午後始渡江而北蓋旬日之間數
百里之內觀遊之奇勝略備惜公不同之也
弇州王公大葬時鄉父老醵金爲路祭北郊外
結綵如牌坊狀題曰沒世不忘又題曰頌德報
功祭時皆伏泣不能仰視余送公葬親見之
文懿楊公諱守陳鄞縣人公之在姪也母張宜
人夢星落懷中及生天庭有黑子七如北斗見
者奇之陞司經局洗馬公每進講必積誠意傳

身圖錄卷一
經訓冀納忠以感悟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魯
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
然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閭樂
之禍有高居無爲惟寵嬖艷者啓祿山之變何
也蓋舜武之所以無爲者由其舉相去凶惇信
明義無一不盡其道皆常憂勞而有爲乃始佚
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
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竦然

吏部舊制考察以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爲
黜幽之典自成化時冢宰李公裕謂遲鈍似軟
偏執似酷於是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其
法迄今不變中官覃昌語鴻臚寺官曰先是選
官本入上必叮嚀司禮監看詳然後賜允近日
上諭昌等曰李尚書梗直人必不敢干之自今
奏入卽與批出行之其見信於上如此公家居
子孫謁見者必以買田放債不讀書爲三戒嗚

呼今亡已夫

嘉靖辛卯 上南城遊幸演馬召諸輔臣環壁
殿賜宴 親灑宸翰特命賡歌又剪紅芍藥
勅簪於首又賜寶扇宮鐙簇擁徘徊於翠芬亭
寶月亭間自醉學士歌而後君臣同遊未有如
此之盛者

少保胡公世寧永清別號靜庵古杭仁和人
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二故事計偕者給路費百

金公以浙青竟辭其半明年第進士歸例得
其門恥閑謁鎮守中貴人棄之去後仍左都御
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
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
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
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不禁
余嘗讀羅一峰先生與府縣言上中戶書其詞
懇誠且不惜郡縣之怒與怨者非特見其膽力

大亦由平日干請絕也書云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王荆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臥病山中杜門却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弗荅也迺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

患難勢可言干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歛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

作備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
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
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椽則曰一千四百
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
徵諸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
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
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
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

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
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
不可施之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
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
橫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藝乃以官作
民鬻于他主田居富屋糧坐下戶况里書作弊
飛派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
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糧以定征可

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
上而爲下以下而爲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興
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
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
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朴之下
何求不足冤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旣乖天道
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
雞犬不寧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求

販於糧里已販虛糧已販鹽糧又販中戶販如
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爲而可也吾
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
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
爲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
死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
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
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至於不

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申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於閭閻游於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

本矣 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爲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於新法爲流民圖以濬况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瀝膽以與百姓請命諸公宜無不從者信筆遽書不覺滿紙此書今士大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絕少者何也客咲曰振也愆焉得剛

翟公鑿嘗自製對聯云靜亦靜動亦靜五臟尅

消夫慾火榮亦忍辱亦忍平生不履於危機常
熟嚴公訥輔政時封公尚在其門聯云堂上雙
親壽朝中一品家申公時行解相印歸其堂聯
云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知止知足四時成
功者退陸文裕公在京邸中則榜世廟御撰
一聯云抑入是自抑揚人其自揚都城鄭宮保
敬庵諱紳者以工部尚書告老其堂聯云世多
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翟中丞諱鵬者

其堂聯云徒有寸丹懸帝闕竟無尺素達權門
王中丞璣更號六陽山人嘗榜其堂曰偶爾謝
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僊又有天上有人扶
日月山中容我老漁樵吾鄉包公節與弟孝以
兄弟進士爲南北兩臺其門聯云兄進士弟進
士一天雨露南御史北御史兩地風霜湯東谷
廳事春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
竽後廳曰片言曾折獄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

從興濟伯楊忠定公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暫挂西山笏閒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唯食栗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

魏文靖公驥以永樂四年中會試乙榜以成化七年九月卒崑山葉文莊公爲之墓銘不書其生日然其壽幾及百歲矣公未薨時一夕大星隕其隣王文政庭中公忽就枕口占云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旣薨而復語意不

亂所著有松江志水利切要傳於世恨未得見之當以訊藏書者僅有公撰斷碑在北門外陸宮保園西荒草中

吾鄉唐公珣知福州府時歲凶旱到官之日霖雨滂沛人皆相賀先是迎公者援故事請先謁藩臬公曰未成婦而見姑嫜可乎竟先之任危公素爲元順帝時翰林會修后妃功臣傳事多亡逸無據公買餠饋宣寺戚里歷歷叩之

復叅覆得實乃始筆之卒爲全史既入國朝宋
穆陵顧骨爲楊賊真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
僧相傳授爲祭器公言于上索取瘞之聚寶山
公未仕時館授貴谿張氏張思伐杏樹以闢家
塾有鬼夜叩寢門告公曰吾杏之精也主人將
伐願叅政生之公卽造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
壺爲謝

永樂中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

氏美人崔氏皆高麗人權尤穠粹善吹玉簫薨
謚恭獻維時尚襲元制高麗貢美女永樂庚寅
詔止貢女不復至聖政之不邇聲色如此

霍渭野公會送一舉人於魏莊渠先生處云此
下第舉人也憐其才故令見公莊渠先生方侍
醫診母脉在堂上舉人入謁先生云且勿拜俟
診脉完旣而扶母於內出謂舉人云論平日宜
試一文今日無暇且講書罷舉人竭盡生平之

身圖錄卷一
力講書一章公搖首云渭野惜吾子下第以爲
有司屈了秀才今看來還不屈
孫鼎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薦歷松江儒學教授
楊文定公溥薦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庚
午時上北狩鼎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
當替花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
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
出諸門人皆以爲得體

胡澹字源潔別號潔菴其先淮安宿遷人公生
而髮白彌月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
生公居數月有僧至家索觀公見僧卽笑僧曰
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爲驗
果然聞者咸驚異之天順七年年八十有九終
之夕常州守卓天賜夢公來辭已而聞終大以
爲異
姚士彝更定 字

眉公見聞錄卷之一

漢興

授士教員

之文常與中卓大... 果然... 順天... 之公... 而文... 隨...

眉公見聞錄卷之二

華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同校

沈孚先

仰瞻字宗泰長洲人永樂中以鄉貢進士授虎
賁衛經歷遷大理左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用
事百司多奔走其門時大理卿薛瑄少卿顧惟
敬及瞻獨不往會辨蔚州衛兵沈榮寃獄益忤

見聞錄卷之二

振遂謫戍大同景泰初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
御史陳鑑言其以鯁介受竄召爲右寺丞持法
愈堅在位者多不合遂引年辭歸加大理少卿
有夏時建中者嘗仕郡學訓導瞻嘗師之後瞻
經其門必下驢趨而過人竊窺之雖暮夜亦然
其篤行如此

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家蒲伏叩
頭如廷謝瑾兄死百官往哭必四拜皆以序班
籍名驗至否三崖歐陽公獨違衆不一往瑾不
加害公爲人眉目皎哲温美望之如羽人處子
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
顧望而寒心者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
惟有不仕而已旣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某
所以終身者也公名重廬陵人官至右僉都御
史吾鄉陸平泉爲禮部尚書時正當江陵執政
後江陵不丁父喪平泉公亦不遣弔

正德六年薊寇流劫自相衛入晉所過城多下
六月至潞之西火鎮城中戒嚴兵食俱乏懼不
能守賊舉衆北來至蘇店鎮去城僅十里萬騎
壓境煙塵蔽天呼吸可至乃徑宿逡巡而返莫
知所謂後有被擄旋者言賊見潞城下有一大
人長數丈金甲手刃巍然若神馬群嘶策不敢
進忽大風飛走砂石賊驚竄倒戈晝夜行二百
里下太行稍息或曰長狄禦寇或曰漢武安王

顯靈皆未可知而賊騎飛遁城得保全則寔受
其庇非誣也余嘗讀漢書見元帝咸寧二年襄
武縣有大人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
黃巾單衣拄杖忽失不見晉符健時新平縣有
長人五丈餘邑人張靖言今當太平問其姓名
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
會大雨河溢蒲津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
寸健見而笑曰覆載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信

不誣也。今釋之。潞之長人亦不足爲恠然。古者以長人見爲不祥。今賊退城全亦不可謂不祥也。

弘治時祥符王公維爲山西按察使。先是有希用進者。上章謂紫碧山產有石膽。可以益壽。遂遣中官經年採求。不獲。民咸告病。公令採小石子類此者一升。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搪塞耳。其物載諸書中。何以謂無。公曰。若鳳凰麒麟皆

古書所載。今果有乎。况山西荒旱。民不聊生。毅然上疏寢之。

郭翀壺關人。博學能文。少負大志。以狀元自期。嘗與其友賈敏李素約詣北極廟。夜取神笏。先得者及第。賈李皆先往。取之。笏巋然不動。翀至。取笏。神立授之。既二友還。笏神復起。及見廟祝云。夜聞神語。有郭狀元借笏與之。但不得上第。洪武四年。廷試。翀果傳臚第一。吳伯宗第二。伯

身置金卷二
宗金陵人先知名 太祖命填爲_以狝爲第
二果如神所云

高密東岡李公撫甘肅時偶視都司獄墻隈白骨堆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蹙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也遂於城外作義塚埋之肅地邊夷婚多論財軍貧未娶者公查各衛得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後公還送者携妻孥伏道而泣皆昔之獲配者公諱昆與父介貞庵

公皆爲兵部左侍郎貞庵贈本部尚書

劉忠愍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玘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家法如此

崑山顧文康公鼎臣當嘉靖時更定學士制公首爲翰林院學士掌印仍充經筵日講官分撰誥命進講范浚心箴 上特諭內閣云朕因十

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思味其意甚爲正心之助昨自寫一篇并假爲註釋復諭曰前日聽講心箴深加愛尚朕自念上荷天命爲人君長當務學以致知待粗有領會之時再註視聽言動四箴後復御製敬一箴命于翰林院兩京國子監建敬一亭并前一箴俱勒石其中天下學校準爲定制戊子八月三十日

上又諭輔臣曰朕爲洪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

大經大法實爲親切講解須委一人庶得接續貫暢欲令鼎臣通篇進講分段計日從容講解務使盡其所言以爲朕爲學求治之助九月八日 上又諭以公所講洪範盡心指解復慮詞語長多恐溫書之日有所失記少爲刪去幾句從容講說以發明朕心使有所得直解揭帖內可撰寫精全朕得覽閱以求旨義爲爲治之助十月賜文獻通考四書大全書傳大全各一部

閏十月二十日 上又諭曰今以寒月例暫免
經筵日講但朕以洪範未終篇故未循例暫免
又曰爲學貴終始亦在乎篤行不在急迫與徒
知也鼎臣暫免朝參止入講殿進講庶得從容
朕亦安聽或得於領會矣 上又諭以公進講
洪範終篇盡心指陳陞詹事府詹事仍兼翰林
院學士賜白金文綺又諭稱公入仕有年故特
進三品與他講官不同蓋特恩云此不獨見當

時文康被遇之隆卽 肅皇帝講學不倦出于

帝王尋常萬萬矣

翰林凡武舉徹簾後同考及掌卷置酒請主考
主考答席順天鄉試後兩京兆置酒請主考監
試主考監試亦答席此近年見行者會試同考
於徹簾後醵金爲會掌科主辦其兩京鄉試事
畢四主考合請衙門前後輩謂之鵞頭會近久
不舉矣

陸文裕嗜古玩羅列一室中聞魏莊渠先生至
訪悉爲撤去

英廟自北還廷議迎鑾之禮未決會有投匿名
帖者吏部尚書王公直云得之大學士高公穀
家胡公澐欲以聞王公亦從之曰此所謂禮失
而求諸野之意也旣而支吾不果聞林公聰卽
疏言王直胡澐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以壞政
詔按之高云得之小隸隸云得之道路方逮繫

間有千戶龔遂榮者遂自狀明之其帖大率言
禮當從厚上卽從之當時迎鑾大禮定于千夫
長之片紙若龔遂榮豈不奇哉

永樂時長樂李太史公名馬三月朔旦殿試士
凡二百五十人 上親閱其文擢爲第一改其
名曰騏越三日傳制唱名凡三唱無敢應者
上曰卽李馬也騏乃受詔賜狀元及第明日賜
紗帽銀帶朝服拜翰林修撰中外相傳以爲榮

文端周公諱經字伯常世居陽曲爲距成化辛丑莊懿公致仕居南京公乞往省命給驛賜道里費且速其來講 御製文華大訓 皇太子每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爲勞謂公宜跪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

姚廣孝博通內外典亦工文詞所著有逃虛子集別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爲

焚棄

陸平泉先生以宗伯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公已趙公錦皆在坐趙公曰觀老先生此行使天下也曉得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公旋曰陸老先生實有病他豈是爲家忘國的人兩公此語皆是兩篇大文字

禮部尚書三溪張公諱潮四川內江人當嘉靖南郊創造園丘都御史汪鉉請築遷禁垣外塚

墓 上不忍盡遷限一里之內而止公亟上疏
曰此正 陛下不忍人之心發於至誠周文王
行野見枯骨命瘞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吾
其主矣卒歛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
於枯骨况人乎今 陛下事本敬天猶念及此
卽文王澤及枯骨之仁也惟壇去外垣南遠一
里之內墳冢不下千萬餘區倘於瞻對無妨悉
容仍舊其恩尤溥疏下內閣執政者請謂褻穢

園丘匪宜公應之曰在園丘似褻然天無不覆
卽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得 旨罷遷

楊尚書博爲大司馬時每過前門武安王廟必
投鄉晚生帖楊亦山西蒲州人也

熊公尚書翀其先必清嘗於城東見雲擁觀音
現深以爲異感而結祠祀焉公少業南壇從游
者十人忽夕覩一絕色女立松樹上衆皆錯愕
走公略不爲意女滅焉遂以刀刮樹皮大書曰

身附錄卷二
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鋸分乃明日夜半雷擊之
陞副都御史節鎮陝西入邊見寶氣公命掘之
得古玉璽一顆文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
納之既爲兵部左侍郎 孝廟呼熊鬚子而不
名一日奏事鼻帶液 詔曰鼻液乃膝寒耳命
以宮繡護膝賜之公死之日童孺四人與郡學
郭生顧生立靈星門忽聞天鼓響見天門雲光
爛開有袍笏一人騰而上不移晷傳公逝 武

宗初嘗夢公稱臣南京戶部尚書熊翀見明日
咨之諸元老稱其風表峻越而臨穎賈公以先
大臣第一流對 武宗異焉諭以祭公其歿而
聲靈通帝座者也公生宣德卒正德光州人
陸平泉先生謂余云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
此身亦小逆旅也看來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
是借房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
謂大限已盡余曰不然若借房人平日安分守

法不得罪
彼此相得再容他多任歎
年亦有此理此又
德凝命之說也平翁
咲而點首

逆瑾用事外官至朝見畢必造私第至匍伏拜
跪覲悅其意莆田方公良入朝鴻臚官導詣左
順門叩頭畢卽令向東揖瑾公徑趨出瑾已銜
之至旅寓或勸公循例謁瑾公厲聲曰惟官可
棄身可殺此膝不可屈竟不往瑾益怒及吏部

除公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民僉事奉旨此缺
不係額設方良這厮如何管謀補選著致仕去
公分忤瑾禍且叵測以得致仕爲望外謝恩卽
行然是缺實 祖宗額設 孝廟中詔必推補
有風力者瑾之矯誣皆此類錢寧冒姓朱遣僕
鬻鈔于浙索銀三萬餘兩同列受其託者與鎮
守太監謀欲抑取於民公力諍之不得乃上疏
乞致仕不允而寧趣價益急公乃極疏寧罪公

疏至聞者吐舌寧疑公有私書拘賈奏者至其
家啓篋披之無所得尋遣校尉來浙兼令偵公
所爲久之無所得乃已公抵家大理寺丞黃君
輩以書賀曰官鈔一疏足以落權倖之膽而束
其手拔浙東西數百萬生靈垂死中而生之甚
盛甚盛宇宙間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內外數
千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
官爵如雨泡不可無此一着聞者謂知言云

吾鄉張黼未第時嘗夢人語之曰汝名先狀元
覺而思曰吾其殆乎第豈有登狀元先者及會
試榜出名在十五而鉛山費宏十六是年宏廷
試第一始大神之其幼也嘗夢神示府丞字莫
測及致仕而有府丞之命人生得喪其果有前
定者耶

味淡何公諱遵家江寧先是其母太宜人夢一
人簪紱執赤葵入室覺而生公公少小時卽端

養終日恂恂坐言若不能詞太宜人以前夢試
公值午日晴好園葵盛開折一枝與公命公向
日拜公顧執葵偃然北向拜乃祖素翁怪問公
曰翁獨不聞闕在北耶翁大奇之 武宗遊幸
郎中黃鞏等各具疏諫諸司繼之又諫彬促上
怒命鞏等六人下獄餘皆罰跪禍且不測彬且
倡言于朝諫則有死公聞之更棘不少挫乃具
疏偕同部伏闕又諫且申揀鞏等極言彬怙權

倡亂言甚剴切疏入上益怒下獄彬乃指公輩
爲奸黨陰教獄卒苦虐之拷掠備至至有阿彬
者顧又劾公等爲妄言已而傳上命罰午門前
跪且五日仍又大箠楚於廷彬自監視公被傷
肢體盡裂越二日而卒公卒之日逸翁與太宜
人祭掃先塋有鳥鳴鳴其聲若訴甚訝之及歸
舍聞工部三人諫死于杖翁卽拊膺慟曰三人
者吾兒其一也今死矣夫未幾計至果然

楊翥字仲舉吳縣人少孤貧與兄成武昌爲鄉
校師有狂生侮詈之翥若不聞人以告翥曰豈
無同姓名者邪人服其長者楊文貞公士奇漂
寓武昌偶憇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
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比文貞當路乃相
引拔仁宗素知翥遣使驛召之授翰林編修
升修撰與修三朝實錄遷郟王府長史而歸
景帝卽位翥朝京師命爲禮部左侍郎食祿致

仕又二年復朝進尚書加祿仍歸翥篤行不欺
仁厚絕俗隣人作室簷溜落翥家人不能平翥
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又鄰人產子翥恐所乘
驢鳴驚之卽鬻驢步入廟文貞公落新第亟邀
登堂曰舍初成得吉人首臨之年八十有五卒
詔賜葬祭召其子肆入朝問所欲爲官對曰願
得本縣主簿從之

吾鄉上海談侍郎倫景泰丁丑登進士觀政吏

部時鹽山王忠肅爲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
見公瞿然曰南方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甫
一年擢員外又擢郎中公性開朗忠肅愛之
英廟每見忠肅輒以公隨上問之忠肅以公名
對曰臣老矣於 聖諭恐有遺忘此郎代臣志
之且其人可信也 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公
年少資淺他日用之未晚久之累官工侍忠肅
之病也日侍湯藥于左右及其卒也祀之別室

夫忠肅荐公于 上而不欲其早用公不早用
而不憾于忠肅且沒身祀之不忘無論逢蒙之
弓卽翟公客能無愧死

狀元見滄茅公瓚少年時講業僧舍稍倦夢神
人導之帝庭授公二巨字文曰見滄寤未解所
謂頃之僧過語舍後山壁間故鑿宋理宗御書
公令引視則所夢二巨字宛如也遂以爲號
余嘗見閣臣馬公自強行狀其子怡與慥所撰

有識遺數事其一云翰林官非四品者率用黃蓋先公爲侍讀時獨用青蓋而已近見數年以來翰林諸公皆用黃蓋卽郡縣亦以此撥送甚則有用銀瓜者矣其究禮者以青蓋覆身以黃蓋居前俗諺又謂之青黃不接云

宣廟嗣位交趾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時廬陵羅公簡爲御史陞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率衆

出境衆止公勿往公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諭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凶暴必不敢拒詔與琦亟馳至其國宣上恩意利惶愧率其屬拜自首其過遣使獻金又奉表詣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高復命公往立之旣至利以高已死乃張筵列女樂設宴公叱曰高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尊罍樂器時天晴忽陰風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懼貢方物表謝還朝公之

身圖金卷二
初祖卽著鶴林玉露羅景綸也

張廉察受所公云余外祖朱旅溪在南京時江
中得太魚解進公其大如舟而魚腹中吞一虎
以撐腹致死受所公至余讀書臺舟中言之
念庵羅公以修撰歸家道經蕪湖病亟矣時項
東甌爲抽分主事留公就醫藥而太夫人與母
舅俱焉橐中蕭然也時有揚州賈以關稅某事
下獄且重辟知公爲項君所禮重托公毋舅與

醫生和會願得公居間出獄則獻一女爲公妾
而裝千金爲嫁資然公素清冷無敢言者適項
君視公疾毋舅卽以事懇項君曰公死則以辦
棺殮生則歸而治公生產項許之而語甚久公
心動覺而呼項君至牀第間曰項兄知我某卽
死願成就我爲明白鬼項知不能掩吐其實而
懼公怒曰此出自弟意也公曰兄豈愛我者我
若死而無所備後事兄不有俸在耶何至垂絕

見聞錄卷二
而以此等事累羅某項謝過唯唯淚如霰出則
命焚香祝天曰羅公天下賢者而天忍奪之哉
病間項以六七十金助公行則坦然受之適舟
中醫者送公理前語公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
必以我故而不取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爲
解之賈得生寔不知公力也

林東城春泰州人壬辰舉會試第一自禮部調
吏部文選掌選事君讀書居常以竹筒注膏繫

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筒燃火讀書君父爲
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讀書率夜不睡嘗日
中不能炊貫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
非恠之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
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君令與其
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
書且喜且嗤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
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恩

見聞錄卷二
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
一不改於故

往聞王文恪公修蘇志時欲請楊公君謙以君
謙謠啄不欲與之同局而公亦已先辭矣志成
文恪遣使送之君謙方櫛沐不暇抽看但
顧簽票云不通不通使者還述其語于文恪文
恪以爲狂不足較也一日會君謙問前語君謙
曰今府志修於我朝原當以蘇州名志始蘇吳

工臺名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始大服公之精
識悔不與公同事余觀姑蘇志有文恪公前序
云成化間鄱陽丘侯霽守蘇州有志修述時則
有若劉叅政昌李中舍應禎陳訓導顧各應聘
修纂會丘罷去事遂已弘治中河南史侯簡曹
侯鳳又皆繼爲之時則有若張僉事習都進士
穆而裁決於吳文定公寬久之二侯相繼去文
定公不祿書竟不就然文定之惓惓是書也雖

身聞錄卷二
病在告未嘗釋手淡墨細書積滿箱案今廣東
林侯世遠由近侍來守才優政舉化行訟息宿
弊盡刻文事聿興一日抱文定遺稿屬予曰敢
以溷子矣予謝非其人且郡多文士有楊儀部
循吉輩在焉盍以屬而儀部固辭又云姑蘇山
名在城西南昔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則知前
聞不虛也

余山慧日院佛像落成徐文貞入山中奉世

廟欽賜蟒衣一襲付僧圓實因賦一絕云單衣
露冷宿曇華誤縮宮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
笑細看還是舊袈裟丁酉陸平泉八十有九矣
亦以衲衣一襲付慧日院手書偈於衲之表云
解組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
渾無事不向歌姬爲乞緣此二事與東坡解衣
留鎮山門同一風流也

嘉興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

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
漸山公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
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
謂閨閣中諳此機緘也

大興劉公機其父卒於任公時爲學宮弟子徒
步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於陰陽家言各以
生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陸禮部淵之來吊
問故族人具道所以公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

以某生年所值月葬父乃克葬後公官至南京
大司馬贈宮保則葬日吉凶何必拘而多疑乎

英宗睿皇帝嘗謂大學士李賢曰 太后每遇
加恩外戚不樂者屢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授
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
矣賢因請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
與此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
此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爲人淳

謹後不可爲例耳

吾鄉張司馬公悅初在浙江始以餽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任留都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皆敬禮守備陳某者嘗設席獨延公寘上坐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其爲時所重如此

吾鄉曹定庵公名時中家居時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從容談咲時因問曰賢輩何字林對云字茂春公悚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先生名熹號晦庵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姚士彝更定四字

肩公見聞錄卷之三

華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同校

沈孚先

唐荆川公與楊焦山先生書云執事豪傑士也
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韋澳恣全軀
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媿不暇執事之志則然
而才足濟之自丹陽奉晤令人嘆羨不已然竊

有少致愛助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
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施爲欲似千鈞
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留意則不朽之業終
當在執事且夫直前太銳近於用壯取必太過
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
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
僨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僕
亦頗負意氣屏廢以來槁形灰心之餘化爲繞

指柔焉久矣以此自量乃欲以此量豪傑固知
必且爲笑然以敬慕執事之至也故不敢不盡
其愚荆川此書直欲焦山百尺竿上進步究竟
後來地位終輸焦山一着乃知精微之學問不
如專詣之氣節也王龍溪謂陸平翁云他人以
戒定慧救貪嗔痴公須以貪嗔痴救戒定慧此
語何等尖新然龍溪之拖泥帶水視平翁九十
而清名矍然者竟何如耶

身聞錄卷三
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南淮見竈丁貧而鰥
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
曰客邊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
却四十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清惠公劉坦翁年八十餘常披褐扁舟往太湖
間湖中人不識也入城郡輒繫舟峴山隱處郡
大吏造請不能得翁初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
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聲大和逆瑾銜翁

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緝廢爲編氓去後
越人肖翁像爲小劉祠旣爲工部尚書心慕樓
居無力築之而文內翰徵明爲寫層樓圖遺之
常懸置壁下命之曰神樓楊升庵亦有神樓曲
今此畫價直百金是真樓勿若矣

帥達字九達山東東阿人少孤事母孝年十三
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達亟出求至
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達

驚而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遂愈其扈
從在北京 文皇帝問語左右曰六部扈從之
臣不貪者惟達官至戶部尚書

王忠肅公翺其治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
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
行之不疑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閔鞭戍卒至死
其妻女相繼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
公判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其令璟

償葬埋費璟後為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
永嘉張公執政安仁桂公為吏部會刑侍闕舉
聞淵公既入朝兩公且有德色面與公約退朝
則飯公家既兩公來公卒未嘗治具兩公相目
笑而去乃飯於其隣公轉南司寇永嘉張公囑
曰僕往在南京刑部嘗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為
我勒石樹公後堂公不答其後僚屬遞至皆為
張公致丁寧公徐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

安敢以相公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
都御史周公諱孟中號畏齋更號韋齋嘗主白
鹿洞教四方士從者二百人所至必求官理風
教所宜嘗謁文忠烈王忽動怪而求之則像遷
佛宮毀于無賴若托之公者則言之當道建祠
優其家錄其孫于于學又言之朝請忠烈從難
諸人祠之

往會試各房所取卷拘於會額不能盡收者登
之乙榜願就選者聽乃後考官不屑以所取備
卷充乙榜任吏書襍選取落卷填之於是英俊
之士以預名爲恥而志在就教希避 廷試又
往往預賄吏書乘間填入姓字至有甲榜中式
而又列名乙榜者殊失 祖宗設法之意馬公
自強知貢舉時特疏請復舊例而卒不能改也
正學先生蔣公諱信號道林常德郡人王陽明
先生赴謫龍場寓郡西潮音閣有鑿氏杜仁夫

身問金元三
者携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非
必定非由我燮理從來自屬人堪歎世人渾不
解九還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曰此人
有志十分端確者遂因杜氏偕闇齋冀公見之
陽明先生後語冀公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
無何先生偶抱羸疾歲乙亥病益甚噦血几不
可起先生乃謝却鑿藥借寓道林寺一室祇以
一力自隨閉目趺足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

枕席一日忽香津滿腴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
然有省之間而沈疴已溘然去體矣先生嘗曰
信初讀魯論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
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
去寺中靜坐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
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
一身呼吸痛痒全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
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

身聞錄卷三
如此以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領會
元只是思索去嘿識尚遠向來靜坐雖亦有湛
然時節還只是個光景這聖學立根處豈能容
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入寺時有風波偏好試操
舟及手段入雷風力量翻天地之句又常自謂
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里人嚴氏病疫
闔室不起雖親族無往來者先生朝夕躬持飯
食之一室賴以全活柳宜人謀所以侍先生亦

柳者乃置一婢爲之具衾禭以請於先生先生
不應宜人知先生意遂更嫁之官至貴州提學
太原王荆石公嘗謂余云袁文榮遇門生極無
禮嘗召申公瑤泉余公同麓及余代撰文不稱
輒罵詈甚則扇輪書門而出荆石公餓幾死曰
死時覺身在空中聞地下招呼聲漸近始甦古
云魂升于天不虛也

休寧程公信爲南司馬南一守是或欲預錢穀

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
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川貴時
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
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
大柄懼聞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臣幸而事集又
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曰此古名臣之心
名臣之言

白巖喬公之祖塋有松數百株皆職方公手自

封植夏有蟲食之殆盡公自為文以祭浚正公
嗜山水嘗歷雲中上恒霍登高華海岱太行及
江南名山搜奇掘隱人莫之及通篆隸有二李
風晚精鑒賞名書古帖一見知也性淳儉所用
皆陶甃之器衣服恂恂與寒士角而延接儒雅
如不及見善如已出見不善義形於色卒之日
天地晦冥陰霾集霰布滿城郭數十里之內樹
木盡白識與不識言之多有歎息泣下者至二

妾從死尤人所難可以見公之誠無向不謹也
魏莊渠公少游邑庠每朔望旅謁先聖春秋陪
列祀事僉或師師非度先生獨肅容瞻拜如親
觀先聖而熏炙之者然年逾弱冠以弘治甲子
舉于鄉家人驚喜奔告先生安坐不為動此時
德器已定矣

萬曆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閣臣申時行等恭
進 聖祖御筆奉 聖旨 聖祖御筆留覽還

看查取 累朝寶訓實錄稿來進欽此又該文
書官宋坤口傳 聖諭裝潢寶訓實錄尚冠恭
看一遍請去 皇史宬安如再請來不尚冠不
敢恭看查有 累朝寶訓實錄稿着進來以便
觀覽時行等題云查得 累朝纂修事例凡纂
修 寶訓實錄已完正本於 皇極殿恭進次
日送 皇史宬尊藏副本留貯 內閣其原稿
則閣臣會同司禮監及纂修各官於西城隙地

內焚燬蓋崇重秘書恐防漏洩故也今奉旨查取原稿臣等無憑查進臣等查得嘉靖年間曾將累朝寶訓實錄重錄一遍見今藏奉皇史宬其原先舊本則隆慶年間曾聞先任閣臣云皇考嘗一取視收藏道心閣後又送入皇史宬如皇上留神繼述時欲覽觀乞命該管人員查取恭進至於閣中副本節年以來屢因開館纂修各官考究繙閱時有汗損一

時未能整頓皇上如欲朝夕披閱除武宗以前見有皇史宬原先舊本可以取進外其世宗穆宗兩朝訓錄或容臣等查取謄錄各官督令謄寫便覽書冊陸續進呈以備御覽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令臣等遵奉施行三月初一日文書官宋坤又口傳聖諭前日說累朝寶訓實錄皇史宬打點不曾有恐世宗請去西城萬壽宮被災今自太祖起及

累朝訓錄都謄寫裝潢進覽有幾部就進幾部來時行等又題云查得嘉靖十三年重書寶訓實錄降勅開館及用校對謄錄等官生數多蓋皇祖世宗欲以祖宗謨烈闕之金櫃玉函以傳萬世之信所重在於尊藏今皇上特命謄寫是欲以累朝典故置之法宮秘殿以備乙夜之觀所重在於便覽故臣等竊謂訓錄舊本式樣寬闊今宜稍斂改從書

冊舊本簡帙繁多今宜併省不拘卷數其謄錄官員除兩房并玉牒館見在供事外不敷之數相應查取先次會典館謄錄後回原衙門各官前來供事合用紙劄於司禮監陸續關取筆墨卓凳等項例於各該衙門支用校對官於翰林院差委國書監生於國子監收管吏役於吏部各取撥一應事宜容臣等查照節年事例題請施行夫皇上因御筆欲看寶訓實

錄因 寶訓實錄又云尚冠恭看不尚冠不看其法祖式訓之意誠有不敢愆忘不敢怠荒者謹書之以備史缺

王英字俊伯崑山人洪武初從鄉校貢太學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察其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居鄉尤率易嘗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鞞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顧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

不色怒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怪之英曰鄰翁貧治具不若令之易也鄉人至今傳為談柄云

張永嘉當國時有一教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用手本而彼乃誤用折簡張相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也會二尚書至而忘之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為相君知厚也持白大家宰踰格轉郡通判一日張相忽記臆召故文選問而去

之其人已抵任三年 高相新鄭署銓部當天
下大比羣吏某典史爲高相故知方當對簿諸
長吏咸在高見某典史注老病曰甚矯健呼典
史上典史聞高相呼喜而疾趨失足仆地諸長
吏闔聲曰卽此見是老病高相無以語遂去典
史

吾鄉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
郡守孔公遣吏送米一石候問使者失辭云

守敬老大人米不佳責舖換送先生云平生不
害百姓今垂歿乃以我故害百姓耶辭不受因
手書答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夫之賜謹
辭先生未卒前之一日書于几席間云今日午
時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擊撞此時吾將逝矣子
孫以爲先生好怪至期天地晦冥果如先生言
先生乃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
而逝

僉都御史楊北山公名武關中康德涵之姊夫也爲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盜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讐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

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卽盜也其最後一人輾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讐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人盜去公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卽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此數事

淄川民至今能道之

謚法通載吾鄉王洪州公圻所著也余覽之如
王麟泉本謚恭質而曰忠肅郭襄靖公應聘辛
肅敏公自修趙端肅公錦袁安節公洪愈嚴恭
肅公清楊忠介公爵郭文簡公朴宋莊敏公纁
何端恪公維栢王襄毅公崇古王文恪公希烈
與于肅愍之改忠肅也皆不見錄他如霍上蔡
恩之節愍及諸死難者所稱皆祠額非謚也卽

鄭崑巖以司封郎著謚抄固其職掌猶認劉寧
劉榮爲兩人而聶恭襄公賢又稱榮襄謝文莊
公一夔又稱襄敏况彼耳食者哉

太原王相公始生冷無氣母驚謂已死有隣姬
徐氏者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俗名臥胞生吾
能治之當活活則當貴但不免多病素阿母耳
趣使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搯其背百餘
逾時嚏下而醒六歲中痘公母嘗下樓謁巫是

一白衣人長丈餘闌立凝視若有所言毋驚躋樓下以爲不祥然竟無恙從父入太學僦舍十廟前甫四歲苦夜啼雖風雨大寒中必求宿戶外母患之試使人詐蒙虎皮升屋而嗥夜夜爲常迄不能禁忽一夕有真虎自廟墻東緣脊而來其行甚遲睥睨若欲下噉者比舍人俱見之一市盡闕持挺杖逐之迤邐至西墻而沒公能記其狀方額翹尾視常虎更大而黑無斑文有

識者言此神司虎也

楊升庵與張禹山書是老年安樂法不可不讀書云使來得手書數紙連幅屢讀疊疊千言故人之厚何以加此慎自長至前後衰病忽作近日右目皮上生一瘡半面作腫坐起食視皆礙且妨奈何奈何此豈可以常病視之耶伏自思念年來萬慮交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與皆罪也不

身固金卷三
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敝神皆累也用是勇念
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
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山僧
行逕惟持麗公空諸所有四字庶乎餘年耄齒
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則擾擾應酬又何異
於塵勞仕路哉縱使藝文志書目天下家傳人
誦盡爲我製何益於靈臺何補於真我哉立願
如此縱終臨以薰天之勢解以連環之辨不能

回矣想能心諒也竊謂左右已有海內名詩文
傳誦人口徧矣亦當俯從鄙見以高願期松喬
之福程子老年不觀書山谷發願去筆硯朱文
公行年如此當先學上天後學識字可也皆是
老境受用安身立命處高明以爲何如不然則
晉人所謂卿自用其吾自用吾法可也目瘡
不能自書口占俾代書之冀欲忘言又已多言
是窮響以聲與影競走也惟心炤之行當面叩

不既

荆川公少時卽厭華麗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不能出門衣亦輒污其後雖貴未嘗自製一紵衣也削籍居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一小舟低首側足盤膝以坐見者不知其爲公往往凌侮同舟之人至不勝忿公怡如也家中臥處惟一板門冬則置草于其上以爲溫有懷翁見之淚下以銀三錢買一牀與

之公于是始睡牀而終身亦無厚褥嘗病羸借軟褥于所親家愈卽還之門生子弟從公出入游處不堪其苦而公獨安之初喜肉食無肉則飯不能甘後連肉不食終歲茹素最後卽雞豚牛羊之類終身不御其意以衣服居處雖淡而飲食尚喜甘美亦能爲心累也

荆川公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于其上以自勵

荆川公于書無所不讀技藝亦無不名家尤精于算曆二家自謂得之神悟算法有諸論刻之前後集曆法合唐一行及郭守敬之說參之回曆亦自謂守敬之後一人而已惜其未成書也

汪公應軫以會試第二讀中秘書大學士毛公紀采時譽欲一見之終不往武廟將南巡公抗言有旨跪門廷杖瀕死館事竣擬公戶科給

事中在譴例詔外補出知泗州武宗決意南巡郵卒馳報駕且至他邑傍惶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公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駕不果至將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斂戢不敢肆而公復禮遇之于

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駕至南都中使矯詔
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公奏泗州婦
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桑婦
十餘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蚕事寔于治化有
裨焉事遂寢世廟登極召復舊職時有奏王
守仁報捷失實爵賞大過宜當追奪公上疏申
辯張孚敬桂萼方講大禮雅知公名欲倚以爲
助議不合卽上疏請遵典禮崇正統以安人

又言孝惠太后發引不當由正門張桂並大
用出爲江西僉事郡侯南大吉知公清而貧一
日獲豪民石天祿將論死令其求公東則從未
減石氏以千金丐命公斥絕不許南侯擬築禹
廟山隴墻延袤十里民皆驚愕公致書于侯曰
論禹平成之功以一方財力爲陵不以爲恭若
推其心茅茨土階而盡力乎溝洫豈忍以民山
爲周垣乎侯聞言而止

內外章奏呈進發內官查對若檢出一訛字賞銀五錢其後張江陵柄政亦發中書查對而檢出一訛字者賞亦如之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為時所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奸深為上所信重賞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上賦詩命百

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關之句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一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

正德時代州有劉鐵漢者長蘆鹽運使斗山劉公釋也公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瑾初擅權正急于貪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眾時枷

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他枷者多十日餘卽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王菴者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一丸日日剝一分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丸藥納之口中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噉爛丸布上達朝堂而西麓張太宰乘此異

言之瑾得釋爲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瑾敗朝野稱爲鐵漢云

洪武三十年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旣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于何處曰首席公曰旣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爲口實

吾松有謠云潮到泖出閣老時徐文貞入相而
 泖有潮矣太倉之潮至儀亭而味齋顧公以狀
 元相又潮至婁門而瑤泉申公荆石王公大拜
 矣吳人至今能道之乃地師論江南平洋專取
 落水爲主以世間之水無不東流耳然予嘗至
 浦上觀董戴二墳皆賴布衣所定墳前但有浦
 潮而並無西水一滴到堂蓋西水但能從浦入
 海而必不能分灌於沿浦溝港者勢也然則江

南葬地竟當重來潮而不當重去水此皆玉尺
 所不載其取潮之法則玉尺所謂因水立向四
 字盡之矣

眉公見聞錄卷之三

眉公見聞錄卷之四

華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同校

沈孚先

初閣瑾竊柄天下洶洶靡寧於是大盜乘之扇
衆起亂烏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
崩潰燒聚屠邑烟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
棄城走者上蔡縣霍侯名恩故武胤知兵乃增

身聞金卷四
俾濟陞繕甲實庚申令嚴約慎邏謹謀泣而誓
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
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衙門屋後賊至汝登而
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
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狗于
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决不共戴此天賊聞之
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
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卷之入死

侯之被執也詬罵瞋瞪怒髮上指羣酋愕顧失色氣爲之惛將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插諸口脅之侯啐罵愈厲遂遇害頸斷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祿寺少卿贈其妻爲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櫬塋墓樹石表閭備矣以其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王死事

優而至如此

嘉靖十一年正月間 聖體違和暫免朝參該寺題稱免朝日久一應領勅繳勅辭見人員若俱於御前面奏恐 聖體於視朝之初起數太多未免煩勞欲要暫於左順門領繳等因奉 聖旨是夏公言奏云頒勅必于御前所以重帝命可以防詐傳旁出之姦繳勅必于御前所以達下情可以防遲留隱匿之弊至於禮該面辭

面見人員即遇免朝日期豈不能少待而遽然廢上下之禮殆非臣子之心所敢安者伏望 聖裁重降御批改回前命奉 聖旨卿說的是勅書領繳見辭官員都獎舊例行如遇雪雨風寒暫三五日免視朝日多准今春該寺奏准事例行著為令

時植字良材通許人也正德六年時蜀寇畧漢中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餉才

一月二十八日賊薄境遣使請兵於俊賊騎
午於道不能達十二月二十一日趨城下植繫
印於肘誓與存亡率衆死守越四日南城樓墉
墮圯植哭之曰也遂遣素倚信者取子寵以
隨寇悉衆合圍力不及支遂被執置寵于地曰
吾不忍汝生爲人奴死于人手欲刃之賊遽抱
子奪刃褫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植蒞
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

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廷瑞于京師磔鄢本怒
於襄陽乎汝猶敢乃爾我奮殺汝而反見執辱
及有位灼何畏耶寇方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
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貴植瞪目大罵
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顛印在肘奪弗與
因并斫其首以死時年四十有七方寇以子昇
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妻
賈氏在官解聞植旣執經于別室賊至縱火火

劫女九歲哀母死趨火就焚後方寇入城令所
部敢有殺主簿家族者斬卒其實告寇嗟嘆久
之仍令撲其火而所經室歸然獨存越二日援
軍始至植侄孫永壽始來解賈氏訪求植屍初
賊退醫秦覃購得之容色不變昇至廨所同殮
焉老嫗負子道遇其母偕至覃乃館穀于家事
已巡按御史王綸疏聞詔曰時植贈知縣賈氏
貞烈可嘉女赴火死俱旌表仍廢子寵入監所

在給舟舉歸葬後數年梁人感德建祠奉祀
楊公翥以尚書掌部事保定有獻白雉者公言
祥瑞不當奏斥遣之陝西守臣得玉璽乞頒示
天下公歷考傳記形製篆刻皆不合且言我
朝自有璽可傳萬世無所事此乃寢不行
嘉靖時大學士方獻夫奏稱翰林春坊員缺欲
令吏部訪補并薦所知者二人大學士李時等
奏稱欲令部院寺等衙門堂上官并六科掌印

東門齋卷四
官各薦僚屬照依庶吉士例會同吏禮二部嚴
加考補惜乎其終不能舉行也

穆廟辰巳間海公瑞為直隸巡撫蔡國熙為兵
備意在鋤巨室而刁風四起時有投匿名狀以
諷海海見狀頗悔前事訟黨少解其詞甚奇附
記于後 告狀人柳跖告為勢吞血產事極惡
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
掘許由墳塚被惡來告發惡又賄求嬖臣曾仲

連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 柳下惠捉其箍禁
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
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証竊思武王至
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此
不知何人筆觀此亦足以見卑俗之一變云
龔遂奇好學善屬文居貧授徒自給征閩回口
不言功默默守故職貧益甚時 獻皇帝歸自
北狩 景帝尊為 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事

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奇獨草疏請還政
獻帝未上而語泄 景帝大怒下遂奇獄將殺
之會赦猶杖之幾死孿不能行者數年 獻帝
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辛巳武宗晏駕 肅廟入繼大統方在冲年登
極之日 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學士
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情
甚悅

吾鄉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內用顏苦
孔之卓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
曰此句出楊子雲法言上公即于堂上應聲云
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云承
教了衆情大服

肅廟議大禮者鼎貴于是紛紛進極不情之說
請改 獻陵迎請 獻皇帝梓宮入天壽山者
則致仕僉事甯河光祿寺厨役王福錦衣衛千

戶陳昇革職錦衣衛百戶隨全罷閒光祿寺錄
事錢子勳緣事監生詹啓温州府武舉生杜承
美為民兵馬周密湖廣生員蕭時用是也奉
聖旨朕已奉 聖母慈訓謂 陵寢根本重地
不可輕動這各該奏擾人役本都當拏問重治
且不究再來奏擾決不輕宥又有謂向年 皇
考之喪禮制未備乞行追補 廟號未稱乞行
更定及欲刻懸 皇考聖像奉以歲時及請

聖母衣帝服正位內庭請 陛下執皇太子禮
關決政事又欲自 皇上誕生之日以至即位
之年追改鍾祥年號等事則廣平府儒學教授
張時亨是也奉 聖旨尊崇大禮朝廷已有定
典張時亨假以建言為由輒敢妄議意在希圖
進用又潛住京師日久依擬着法司提了問又
有非為大禮而妄進詩歌書籍塵瀆宸嚴如作
國朝詩二十一首天降寶露詩一首白鵲呈祥

見開金卷四
詩一首白兔獻瑞詩一首金臺八景詩九首武
夷九曲詩十一首皇陵八詠詩八首輔臣贊和
詩一首共成一冊謹錄上進奏請萬幾之暇曲
垂采覽益加宸翰正之賜以前序則朝天宮道
錄司致仕左玄義張振通是也奉 聖旨張振
通着法司提了問又有撰十九史節定四百七
十卷共成七帙隨本進呈則開封府儒士安都
是也奉 聖旨書便燒了安都着法司提問了

從重擬罪來說然余考安都之進史其畧亦有
可采者疏云垂世立教在六經而麟經則條其
斷例賞善罰惡惟二法而世史當遵其宏規載
觀歷代之書浩繁無紀考其垂訓之意評品多
疵乃若處士貧賤之退羞與夫姦雄苟得之進
貴四皓紀信之黜削楊雄荀彧之褒崇史記作
於談遷固為有蔽漢書成于班范豈能無訛晉
陳壽志三國帝曹魏而寇蜀漢唐太宗撰兩晉

縱充昭以等諸臣南北朝皆篡君以得國猶存
帝號隋楊堅亦挾主而受禪不減尊稱武后革
唐爲周處帝王本紀之例朱溫弑主奪國效魯
公宜君之書彌文昧於宋紀從藝祖篡君之非
專史作於遼金失中國正統之義元史成於
國初善惡無容異議每臨研覽之際勃起柰駁
之吁故以一已有限之知能欲定千古無窮之
事體固自知其不可亦惟有激而然躬逢

明世食君祿生懼無由以報國恩死恐何緣以
達愚蘊是以輒興芹曝之獻頓忘草茅之微遠
遵春秋予奪之詞近擬綱目筆削之例妄效前
修之公議薄陳後學之鄙言史記進聖賢忠孝
之名退姦雄幸逆之列兩漢立隱逸節義之類
抑黨惡篡弑之儔帝蜀漢黜曹瞞正統猶存置
充昭爲弑逆天理復明篡君得國惟存本號挾
主有位遂削尊稱分註武后之姦抑本傳錄於

國史之末詳記朱溫之逆去尊號致夫殺君之
譏削藝祖以國稱名分爲之復正附遼金於宋
史正朔因之有歸貶則貶褒則褒惟悉遵乎往
例予者予奪者奪何敢贅乎已私補缺以足其
全隨時而應其用巨細察舉精粗周詳植綱常
而人倫爲之大正辨華夷而名分因之不淆故
編纂以成書使簡明而易見自以井蛙之窺竊
敢乞淵衷之濫觀俯竭涓埃之纖仰禱海嶽之

大書進惜爲禮部所駁不見其史可念也
太宗乙卯度王馬河營于蘇家橋是夜大雨平
地水深二尺及于臥榻迨旦兵端火光如毬繫
燁燁相上下金鉄錚錚作聲弓弦皆鳴 太宗
爲祀告于天方告有神爵五色飛駐旗竿之首
告畢嚮西方而去乙酉移軍於紫園八方 太
宗所御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疑爲龍紋
鱗鬣皆具美如刺綉諸將見者駭異

太宗於宮中得建文時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
披覽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讀解縉等徧
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焚
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
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寔無之太宗曰爾以
獨無爲賢也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
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
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

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
必曲自遮蔽也

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全乖人道其地多
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
應熊君鼎爲浙僉事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
送之涼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也年十二能文章群
經子史一日終不忘讀書龍泉菴貧無膏油掃

樹葉焚之以照誦讀達旦弱冠登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 孝皇卽位明日常朝御史湯鼐當侍班糾儀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直大政維新之日請劾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護見君事多壅蔽願公初受職先請見君政之

可否歷陳于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勇善其言卒莫能用也

嘉靖丙戌刑部趙尚書乃費閣老同年也每投謁費書年晚生同館屠公應坡曰趙老真神童問何故云費鵞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在當時乍見猶譏笑之是微則不以爲異矣

大統曆禮部例在先歲九月朔欽天監進呈後

因 太宗卽位之初造曆未備請以十一月朔
進 詔從之著爲令

平湖陸公杰巡撫湖廣恭遇 肅廟巡幸供億

浩繁公處分若素定一日旨下數次俱酬應無

失 駕入河南界公預令除道人各取粟禾數

束執以侍 駕未出河南燭盡御杖行昏黑中

比入湖廣界衆炬如晝 肅廟甚喜蓋自是已

識公矣常於湖廣召見見公偉貌美鬚髯進退

從容語近侍曰陸都堂真大臣也及晉侍郎屢

有白金文綺之賜 御札諭問稱曰冬曹大臣

而不名後以工侍贈本部尚書

慶陽北定邊營有妖自名趙太白日與人杯酒

相集定邊諸貴人自叅將指揮以下罔不狎而

遊之有貧乏者妖輒重以調予及所厭怒即以

張簡飛擊之妖一日訪其所厚諸貴人曰明日

慶陽陳舉人至我與有干係不可相見當與諸

君永別已而慶陽陳震至震後為少司馬正德時有聲允遂于天文律曆之學

張公位趙公志皋皆與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為州同後俱拜相楚中周御史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九重宮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分宜在位日集天下堪輿家遍邑中訪求吉壤一人獨指一地曰葬此子孫尚有拜相者分宜

如其言而啟之有古墓在焉驗其碑廼嚴氏遠祖也

吾鄉懷遠將軍侯公諱端金山衛世襲指揮同知永樂十三年倭船十三猝薄城南官民出走公出東門去城三里地名楊家團屯任單騎至海塘偵之時潮退倭船大不能上各乘走舸銜尾而進公望見當先一船有一大紅人知是夷酋遂策馬入水沙水漲湧馬韉護水不能前

公以佩刀斷而棄之將近一箭斃其紅衣者賊
卽麾旗止其後隊復回大船悉衆而上公料其
勢衆銳未可櫻其鋒且慮其識放箭時所坐白
馬返至海塘下適有牧羊者手割羊血以塗其
馬馬盡赤還駐楊家團郤領軍出南門不量彼
已輕與交戰全軍潰遂南門入公在團下令持
束薪伺蓋入城趨至賊船悉焚其十三艘賊據
空城進無所獲退無所歸勢亦窘矣公遂率衆

前至東門門閉不得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至
西門吊橋斷公祝其馬曰我命不絕汝當弩力
不爾我與若俱死矣馬忽然一躍直過城濠倉
卒間墜一劍于地馬銜起授公公旣入西門回
顧後軍無一人繼至公與賊巷戰數十合且戰
且馳賊衆昨日好將軍也至衛前賊以所掠布
疋旁午于途以冒馬足欲生致公公以一劍挑
布以一劍斷之賊咸仆地指天揺手驚爲神人

云又以長鈎鈎公着左膊公不爲動墮甲四片而去遂出東門復集散卒與之申約奮勇入城盡殲賊衆無一生還者公平日以膂力聞府治獅大丈許以腕挈之行十里餘又嘗馳過坊交抱楣上兩股挾馬懸之人尤驚異南漚地方有虎傷人公格殺之烽堠下至今土人呼其地爲侯公殺虎墩云

吾鄉宋南野君名璉字克純少時遊學京師從其婦翁吏部郎中俞宗太學楷書非其好也棄去從翰林曾鶴齡先生事舉子業數年歸寓松城篆灘書屋復從大叅黃宗先生游正統辛酉以毛詩舉鄉薦乙丑舉進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風裁卓卓數言事都御史王文每諫讓其多言故事御史有疏皆請印於其長君嘗以疏請印於文文迎咲曰宋君復有所言耶取疏視之乃劾已疏也大怒抗章自辨且深詆君君坐

謫江西安福縣典史景泰癸卯爲浙江同考試
官天順初文誅起知大庾縣以才敏堪治繁劇
調新淦未幾謝病歸日治丘園多時佳菊更號
菊存優游數年卒君爲御史時丁外艱還家家
有牛嘗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詬
毀君君勅家人毋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
久躍入水中君使人援出之易以已衣迎置上
坐謂曰與而家世好而奈何以小忿隳之哉

牧牛兒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送柳氏子歸且
謝其父老其父老大慚

吾鄉陸公平泉以祭酒北上唐荆川先生方以
禦倭爲淮揚巡撫置酒送別及陸公祭酒告病
歸復遇荆川先生于淮揚先生相顧嘆曰公已
得請告但不佞尚無歸期耳陸公云某如人家
教書先生先生有病主人只索放他回去若老
先生乃好郎中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

凡祖諱及名臣與鄉邦先達名字皆當榜帖壁
間恐子孫奴隸有因而相仍者不可不慎

武林張冢宰瀚與大理卿陳某謁一直指時陳
以兩次奉例進階妄自腰玉直指見而驚問之
曰公何時賜玉陳踉蹌不能對張咲曰此是大
理石耳

文懿楊公諱守陳鄞縣人弘治間上出閣公等
六七人被選日侍講讀 文華六訓成陞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大訓篇目多本大
學衍義獨事涉中人者悉不以書公曰是何以
爲訓撮其賢否得失之故分注一條議者不能
奪

國初有起居注官後不設萬曆三年內閣題准
今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 起居及 聖諭
詔冊勅文內閣奏對等項皆書其諸司奏章另
選講讀以下六員專管編纂以吏戶禮兵刑工

分六曹每曹一員常時在館供事每月初九日
將記注編纂等稿送內閣看定初十日公同
各官投櫃封鎖年終并入大櫃每常朝御皇
極門即輪註日記注官并編纂官三四員列於
東班石欄銅香鑪下各科給事中之上或午朝
御會極門列于御座西稍南隨從記錄凡封
稿之日記注與編纂官於東閣門外分左右如
常朝儀候中堂入東閣先記注官入分左右揖

次編纂官入揖隨中堂同入右房記注官收
起居注編纂官收六曹章奏入櫃封完出東閣
再揖如前候中堂出門徑邊揖別復入東閣記
注一揖與編纂一揖而別

忠靖公次子諱瑄少穎敏喜讀書嘗竊觀忠靖
奏草及忠靖朝退必請問所議事忠靖笑曰是
非爾所知也然心默喜之禮部尚書胡公淡嘗
夢上有櫻桃一盤賜忠靖二子長子琬退避不

敢受而公獨受賜後琬早卒胡公以告忠靖曰
繼夏氏必此子也 仁廟嘗問忠靖曰卿此
子年幾何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
食祿時俟成立事 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
靖薨 宣廟震悼不已即日遣中官致命于家
拜公尚寶司司丞明日公與叔父原禮入謝時
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帶衣服公扶
杖歸鄉里 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養母于

官而別遣官護喪歸且厚恤其家公強記過人
太師張公輔呼為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
執禮重之 宣廟欲大用之公未逮也正統初
英廟追念忠靖勤勞特賜公田十八頃而蠲其
稅未卒三日猶力疾草疏大略言臣伏見 太
宗皇帝賜 皇太孫勅諭皆農桑軍國為政治
民之要誠祖宗詒謀之至意願 陛下置諸左
右覽而行之仍命 皇太子誦讀使預知民事

艱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古而天下可治
臣懷此言久不敢輒上今臣病死旦夕死而不
言永無日矣命其子崇文上之計聞 上遣官
諭祭于南京

吳淞江久煙童謠云要開吳淞江須湮海龍王
人謂工難成耳後巡撫海公倡議開濬而董其
事者則郡同知黃蘇州推官龍也其讖始驗是
時兩月不雨厥功易集殆天意云

詹東圖云相術言人髮際高者聰明低者愚鈍
如汪司馬伯玉李督學于鱗則低極去眉曾不
二寸餘而髮又重極皆以大聰明聞天下豫南
習公論及瑯琊兄弟曰大美神仙相也小美王
子相也余則謂相書云形貌秀麗舉動嚴肅性
明心靈能涉造化常有虹霓之志此自星辰中
來則極類元美先生形貌奇異舉動急速性慧
氣剛言涉威福常有祭祀之心此自神祇中來

身固金卷四
則極類敬美先生

西涯李公善謔居政府時庶若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晒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總不如對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陸式齋大叅在成化間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爲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柰何只管翰林耶聞者以爲善謔公

在京邸欵會試貢士若干人酒數行俱起辭謝云欲赴他席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愁南面而征北狄愁諸君亦知所以然乎衆思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一日二編修謁西涯公公曰近有一策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二君笑云策破未有先有一策結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有焉公大笑卽日奏補官坊

今士大夫居鄉讀書者少予每見中江葉先生
未嘗不談論詩文動至彌日煦煦言笑無異寒
儒乃唐荆川寄公柬云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
爲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
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
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轉皆爲有益之書
但若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爲說固已末矣况好
文字與好詩亦正在胷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

別正不資藉此零星簿子也雖古之以詩文名
家者其說亦不過如此况識其大者乎向見子
良舟中所携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修自
潔如子良篤志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
於無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
暇也以與子良知愛之深乃不敢不盡其愚俟
回晤時更有請也夫以讀書如中江先生尚謂
舟中所携書多非要緊要前輩不肯輕易放過人

如此

永樂癸未登曾榮榜進士第時所取四百七十
三人 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
八人賜名庶吉士入文淵閣燕閒之頃親臨問
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

古冕十有二旒旒十二玉前後各用玉百四十
四宋時冕中貴人呼為平天冠共用北珠 百
四十五顆麻珠四千五百九十顆調珠八千六

十四顆則冕冠可謂至重古王者冬至祭天其
時大寒可服衮大裘之上加以衮衣大裘者黑
羔裘也但夏至方澤季秋明堂之祭則大裘可
謂至熱陶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諸
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
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
而已真可謂得時王之制者耶

眉公見聞錄卷之四

